

2025.8.23

星期六 乙巳年七月初一
今日4版 第8868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薛涛：我喜欢慢慢读书，急什么？

记者：先谈谈《废墟居民》（作家出版社）吧，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多年后再版有什么修订吗？

薛涛：写作《废墟居民》时是1997年，我26岁。那年我参加了在江西三清山召开的大幻想文学研讨会，会后我跃跃欲试想写个长篇。恰逢那年西藏尼玛发生了大地震，于是以地震为背景写了一个关于“生死”“重生”的故事。我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初稿，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出版后赢得读者的肯定。

记者：27年过去了，现在看《废墟居民》仍然耐读，如何看待作品的生命力？

薛涛：我不知道作品怎么活下去，但是我知道作品怎么死的。作品如人命，活着很难，想死太容易。我写第一篇文字时就告诫自己——功利、讨好、应景的文字必然“速朽”，尽量不写。我时常翻看经典，努力从中找到它存活至今的道理，我好像看到它的作者创作时的状态，那便是——自然，真挚。

记者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？

薛涛：我从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了，在铁岭师专读书时写出几十篇散文练笔，21岁在省刊发表小说，作品以少年为视角，可以说起步就是儿童文学。那时候，我还有幸结识了铁岭籍儿童文学作家肖显志和“辽宁儿童文学的祖母”赵郁秀，辽宁省的名编宁志、郑小凯，他们给予我指引和鼓励。我从迈出第一步开始，眼前就有很多岔路口，我“鬼使神差”选择了儿童文学的路口，然后兴致勃勃走下去。它适合我，我也热爱它。

记者：你曾多次获得儿童文学大奖，能否以获奖作品为例，分享一下你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理解？

薛涛：写《废墟居民》《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》的时候，我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是，要张扬想象力，凿破四周的现实墙壁，因此要大胆冒犯常规的现实主义铁律，突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，突破生与死、灵魂与肉体的界限。写《小山羊走过田野》的时候，我又找回了情感的爆点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拿“虚假”的文字给读者就是欺骗，是不道德的。如果儿童文学能够唤醒人类沉睡在心底的美妙情感，那必然是伟大的。写《砂粒与星尘》的时候，我在探索人何以为人、人将何为，书中的男孩砂粒和星尘“前赴后继”，不知疲倦地走在奔赴理想境界的路上，他俩的举动多像人类流血又流汗的心灵发展史。写《桦皮船》的时候，我又想好好讲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并力求在立意、结构、人物、细节等多个方面用尽“心机”，让通篇的文字更圆融、通透。职业使然，我不能用文艺理论解决创作实践的难题，而只有通过一篇一篇文字去探索，并尽可能接近儿童文学的本质。有一天晚上，巨大的圆月爬上山顶。我第一次距离它那么近，以至于我要热泪盈眶了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



薛涛(当代儿童文学作家)救助的一只隼

感觉自己也在一点点接近真正的儿童文学。

记者：你的阅读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哪些作品让您印象深刻？

薛涛：最早的阅读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。我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，她将学校订阅的《红小兵》借回家里给我看，封底的系列漫画故事《丁丁和宁宁》每期必看。我还从小伙伴冯颖伦那里读到科普读物《动脑筋老爷爷》，让我一度对科学产生兴趣。后来，我还在昏暗的仓房发现一摞书，那是姥爷送给我们的。其中一本精装的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令我印象深刻。母亲告诉我这是文学家鲁迅写的书，了不起的书。在我看来，一本书的装帧如此豪华必有它的道理，我常常把它从精致的匣子里抽出来轻轻抚摸，再一页一页翻开。我感觉里面的每一个文字都无比神圣，虽然不懂却不容亵渎。这本书让我对文学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敬意，也对作家这个职业产生浓厚兴趣。

在那间仓房，我还读到了《西湖民间故事》，书中关于美食的传说让我爱不释手。中学时我受强永飞、孟庆远等老师的影响接触到古典文学，花费很多时间研读、抄录唐宋时期的诗词。强永飞老师推荐我读了张承志的小说《黑骏马》。到了高中我还读到叔本华的书，他的母亲是一位作家，他经常跟母亲通信。后来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——热衷跟母亲通信探讨生活与读书。我庆幸在辽北小镇遇见了有见识、有思想、有才华的启蒙老师，这其中当然包括我的母亲。我也庆幸在开始阅读的年代，“改革开放”的车轮也开始转动，一个少年搭上这辆马车行走在辽阔的书的田野，他采摘到了色彩斑斓的文学之花。于是，书中的养分凝结成激荡的力量在我的血液里面奔涌。在高中时代我一度想成为演说家，用声音表达些什么。不过，经过成功的尝试之后我“知名”了，但是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最终，我还是安静地坐在一盏灯下面默默操弄文字。

记者：你的创作总在不断求新求变。

薛涛：我热衷于求变求新，但是不确定是否做

到了。创作看似没有边界，其实有一条界线时刻束缚着我。我不服气，跟这个界限搏斗，求新求变的心丝毫未曾倦怠过。思想立意的挖掘是最难的，其次是艺术手法的翻新，还有题材领域的拓展……每一件都不容易。我动笔写新作时会有个预期，如果思想立意方面挖不出新东西，就在艺术手法上创新，倘若这个也做不到那就突破原有的题材领域。近些年，我居住在辽东山区的白旗镇，把身体搁在了一个偏远的新鲜地方。山居的日子，我与一条魅力四射的小狗如影相随，一起巡山，一起看落日。我也跟邻居成了好朋友，一起采药，一起耕田地。从前我认为灵魂和身体可以脱节，井水不犯河水，现在我认为这两者不能分割，身体的处境对灵魂的影响最大，超过了阅读的力量。如果真心重塑自我就将身体放逐，突破自我必须从身体开始。圣艾克苏佩里说，大地给予我们的教诲超过所有的书本。我要说，只有身体在场，我们才能真正聆听到大地的教诲。

记者：写作多年，你的阅读发生过怎样的变化？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

薛涛：早些年我读到见识，读到思想，读到智慧和乐趣。随着写作成为职业，我读到“写作经验”，读到精彩处我会扪心自问，如果是我会怎么写，会不会写得更好，阅读变得更功利了。目前，我正在回归从前的阅读，无欲无求地读，随心所欲地读。

我喜欢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读书。我故意将台灯的光调得暗一些，这样周边的物品都隐去了，空间变小了，小到只剩下我和一本书。小时候我喜欢抄录诗词，现在这个习惯基本被我抛弃了。在山区小镇居住，我开始写日记，记录生活和思考，也记录读到的好书。我喜欢慢慢读，没人要进度，急什么？

记者：最近在读什么书？会重温读过的书吗？

薛涛：我不常重温读过的书。最近重读的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、荷兰作家威尔海根的《小矮人》、宫泽贤治的诗歌《不畏风雨》，还有陶渊明、张若虚的诗歌。在山里我重获新生，从前读过的书也不一样了，它变成了新书。

记者：你有枕边书吗？

薛涛：躺着读书真舒服，一直有枕边书。目前的枕边书是曹保明的“东北文化源头记录”丛书之《打狼》《放排》《淘金》，这几本书就放在我山居瓦房的炕头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把身体放在热炕上面，翻开一册东北书，灵魂非常自在。

记者：对你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薛涛：写作最大的魅力是，我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中间，虽然脚步常被才华限制，但是仍有可能去探索那些未曾抵达的疆域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